



汉旺之心

本报记者 党鹏 汉旺报道

放学的铃声响起，汉旺镇中心小学热闹起来了。孩子们排着队，秩序井然地走出校门，然后分散开，三三两两结伴回家——他们的家，就是附近掩映在绿树红花里的那片小区。短暂的喧嚣之后，随着天色渐暗，小镇上又恢复了安静，一切看起来平淡而祥和。

汉旺小学的大多数孩子，都是“5·12汶川大地震”之后陆续出生的，年龄最大的六年级学生，地震发生时也不过两三岁。他们是震后10年间汉旺镇上唯一一群没有悲伤记忆的人，即使是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来临之际，在孩子们欢快的笑靥里，你也看不到一丝的异样。而他们承载着

那些无法抑制的悲伤

“每年的5月12日，我都会看到一个女人到博物馆里，对着墙壁上的一个女孩照片哭泣，我想她应该是女孩的母亲。”

“最让我感到悲伤的事情就是，当你面对那些被压在废墟里的鲜活的生命时，你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盏盏生命的光在你面前逐渐熄灭。而这样的熄灭，又是多么的不舍和心有不甘啊！”

因受“5·12”大地震的强烈冲击和触动，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《摇摆的青春》，里面留下了这样黯然的回忆和慨叹。

大地震发生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，身为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的一名《中国经营报》前线记者，我曾多次在汉旺



汉旺镇竖立的大地震纪念碑。

党鹏 / 摄影

怀念一座繁华的老城

到汉旺去玩，一度是绵竹年轻人最“港”、最“洋盘”的事情。

“有个被困55小时的年龄最小幸存者，就是从这栋楼里被救出来的；这个倒塌的机关大楼有好几位公务员被掩埋在里面。”讲解员李馨的每一次忆述，都让来自各地的参观者唏嘘不已。

如今的汉旺老城，到处树木苍翠，很多植物从残垣断壁的缝隙中生长出来，尤其是爬山虎迅速地布满了整个墙壁，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。在小镇废弃的街道两旁，只有那些悬挂着串串香、冷啖杯、肥肠粉、小火锅以及各种超市的破碎招牌，显示出了地震前这个小镇的商业繁华。

“那时候我们一到周末就坐车到汉旺镇上去耍。”80后的绵竹市政府公务员小米告诉我，虽然从绵竹城区到汉旺的公路路况很差，但到汉旺去玩是绵竹年轻人最“港”、最“洋盘”（时髦、时尚的

小镇人口大迁移

“我们一直过的是钟摆式的生活。”

沿成（成都）绵（绵阳）高速公路北行，当汽车驶到德阳市八角出站口时，公路边上一个巨大的风车会吸引住过往司机的目光。这里就是“5·12”大地震之后，东方汽轮机厂新建的厂房。

在大地震中，东方汽旺基地遭受重创：100多栋家属楼损毁，70%厂房倒塌或受损，2000余台设备被毁，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7亿元。

震后不久，东方汽旺基地决策搬迁。不到3个月，即2008年8月1日，新厂址正式动工。到2010年5月10日，经过一年零九个月的紧张建设，占地2601亩，总投资45亿

元。无论“映秀”还是“汉旺”，字面上都蕴含着非常积极向上的意思，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可惜天不从人愿，2008年5月12日下午14点28分的那一次地动山摇中，它们一处是破坏力骤然迸发的骇人震源，一处是所有人几遭灭顶的工商旺地。那一瞬间之后，它们变成了苦难的现场，血泪的标志，在幸存者和亲历者记忆里，留下一道道永久的伤痕。

汶川大地震发生之际，《中国经营报》曾派遣多名记者赶赴映秀和汉旺等灾区一线，以自身的职业坚守，与千百万四川人民一起共同面对灾劫，尽力分担忧伤。近日，大地震十周年临近之时，本报再次特别派出两路记者，重访故地，以我们有限的文字，追念当年不幸逝去的同胞，并真诚祝愿依然生活在当地的民众，好好过日子，书写新篇章。

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。抚平创伤，希望无尽。

汉旺小镇上所有家庭未来的希望。

距离小学不远的汉旺老城，又是另一番景象：广场上钟楼的时钟指针永远停留在了14点28分，仿佛10年前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，时间已经凝固；震后的老城废墟破败不堪，而树木却日益葱茏，尤其老城入口处刘秀雕像广场的三角梅，夕阳映照下显得格外红艳——此情此景，不禁让人想起英国BBC电视台拍摄的一部科幻纪录片，《人类消失后的世界》。

3650个日夜过去，汉旺小镇青山依旧，流水依然。但作为大地震的极重灾区之一，这里再难重见当年的繁华，遭遇过生死劫的普通汉旺人的生活，也有了太多难以述说的改变。



2009年4月，即汶川大地震发生近一年后，本报记者重访汉旺镇。镇上的人绝大部分已经撤离，只见到一位留守的老人，在钟楼前徘徊。

茅硕 / 摄影

“不习惯”，怎么办？

“小镇上的人际关系需要重建，就像许多震后重建的家庭一样，得走出灾难带来的阴影。”

“不习惯，我还是不习惯。”

刚刚回到汉旺新城工作才一个多月的谭琴，现在一家叫“第一读者”的社区服务店里。这里是为当地老人搭建的一个公益平台，平时老人们可以过来喝茶、打牌、看报纸，同时也组织一些“夕阳红”式的旅游活动。在活动室的墙上，贴着许多老人旅游的照片，每一个人都是满脸的灿烂笑容，大妈们在各地的风景区挥动着她们手上鲜艳的纱巾。

谭琴的“不习惯”有七八年了。她是第一批入住汉旺新城的居民，但至今仍不习惯“楼上楼下”的生活，“不敢乱跑乱跳，也不敢大声说话。”谭琴说。她还是很怀念地震前她们家的那个院子，想怎么喊就怎么喊。地震的时候，谭琴还在镇上读职中，她说最幸运的就是现在一家人好好的。

大半辈子当农民的谭琴的父母，同样不习惯新城里的城镇生活。时值5月，是山里出竹笋的季节，白天他们又返回老家的林地挖竹笋，晚上再到镇上的新家休息。

如今的汉旺新城，是由汉旺老城城镇居民、灾后重建搬迁居民以及当地拆迁安置农民组成的新镇，虽然小河潺潺、环境优美，但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还是有极大差异，仍需要不断地磨合。

“这里和城市一样，生活配套服务一应俱全，但总感觉缺少点什么。”带着孩子在河边散步的杨先生说，40多年来在汉旺老街上固定的生活方式被打

“受过的伤，开出的花”

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一首歌，歌中唱道：“受过的伤长成疤，开出无比美丽的花。”

“地震对大家最大的影响还是心态。”在绵竹市政府工作的米先生深有感悟。以前的绵竹，傍晚会有很多老人在河边散步、下棋、跳舞，老年生活其实是比较单调的。地震后，越来越多老人家愿意出外旅游，到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国家到处跑，心态更加乐观，视野也更加开阔，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在上文提及的汉旺镇“第一读者”活动室，墙上贴的老人们旅游照片，也能说明了这一点。

在汉旺镇中心小学门口，我与学校的李副校长攀谈得知，现在在学校总计6个年级24个班，1000多名学生中，属于失孤家庭再生育的一共90多个孩子。

“他们现在年纪最大的读到四年级，因为他们父母年龄偏高，教育观念和文化程度也多有局限，学校一般在放学后会为这些孩子专门开辟阳光课堂，进行一系列的帮扶。”李校

他的父亲时，一脸自豪。肖氏父子俩都是行伍出身，体能强壮，反应敏捷。肖父就住在汉旺镇火车站对面的小区里，地震后小区楼房全部垮塌，活着爬出来的只有他一人。老人家还不顾自己年迈，很快投身到救灾之中。关键时刻，父子俩都体现出了退伍老兵的本色。

“每年的5月12日，我都会看到一个女人到博物馆里，对着墙壁上的一个女孩照片哭泣，我想她应该是女孩的母亲。”在博物馆里，土生土长的汉旺镇籍讲解员李馨说，她只能默默地陪这位母亲一起流泪，任何安慰的言语都是多余的。

广场一侧的东汽中学旧址，地震救援时的歌声仿佛还在，那是被埋了70多个小时的两名学生，他们互相推让要求救援人员先救对方，身处危难之中，仍放声歌唱彼此勉励。更让人感动的是，一位50岁的男老师，在地震来临之际，张开双臂，舍身护住了4个学生。那个被抢救出来后，救援人员问他有什么愿望时，他乐观地说自己想喝冰镇可乐的“可乐男孩”，当时感动了多少人啊……这一切，如今都定格在汉旺的地震废墟遗址中。

这座钟楼广场，在大地震之后的许多天里，成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。从广场旁边的东方汽轮机厂以及汉旺老城里抢救出来的伤员，会暂时安置在广场上，再转送德阳市区或成都更好的医院。那时的广场到处是一片忙碌，所有人都在与死神争分夺秒。

“我父亲是自己从倒塌的房屋里自己爬出来的。”广场上震后改造出来的“四川绵竹清平——汉旺国家地质博物馆”门口，卖纪念封的绵竹市邮政局工作人员肖老师谈起

丰磷化工有限公司和汉旺黄磷有限责任公司等大中型企业5家。

大地震后不久，我采访汉旺镇领导时，他们介绍说，“整个汉旺镇的经济主要靠东汽支撑，镇里的非农业人口一半以上都是东汽的职工和家属。”那时候，东汽一线工人年均收入在5万元以上，这在德阳市乃至四川省都属于相当高的收入了，因此直接拉动了汉旺本地的日常消费和相关产业发展。不仅如此，在汉旺镇的其他工业企业中，有很多都是为东汽做配套服务的，光是镇上主干道两边的修车铺都一家挨着一家，正所谓“十里东汽”。

据绵竹市官方统计数据，早在2004年，汉旺镇的工农业总产值就达到了12.43亿元，财政总收入2857万元，位居四川省百强乡镇。因为经济发达，2006年，汉旺镇还

占地10平方公里的汉旺新城，居住人口不过2万人。新城还有一个震后异地安置的天池乡，实际入住人口也只有两三千人。

“我们一直过的是钟摆式的生活。”绵竹人民医院的小张说，以前在汉旺和绵竹两地摆动，现在是在绵竹和德阳两地摆动。东汽厂的家属们，如今很多都过着这样的“钟摆生活”。好在江苏援建的公路平坦而宽敞，开车来往十分便捷。

现在汉旺镇上的人气明显不够“旺”。新城的广场上，除了傍晚时分有一些广场舞爱好者活动，其他时间会非常冷清。每天下午五点半以后，镇上本该熙熙攘攘的综合

将邻近的原武都镇辖区并入，成为绵竹市数一数二的大镇、强镇。

“那时候水果都很好卖。”如今在汉旺新城综合市场卖水果的杨大姐，回忆起“那时候”的汉旺老街，仍然是一脸的幸福，“那时候一到下班，成千上万的穿蓝衣服的东汽工人涌出来，在小镇上角角落落都是，感觉你卖啥子都能卖得出去。”

绵竹市人民医院的小张，则在汉旺镇留下了她最美好的青春记忆。“那时候绵竹的年轻姑娘最想嫁的就是东汽的工人，再不济也找个东汽的临时工。”她说。小张的丈夫就是东汽的正式职工，而在她们医院里，跟她家庭情况类似的女同事有好多。“那时候”，她们每天往返于绵竹城区与汉旺镇之间，“在汉旺才能找到家的感觉，不仅是那里的繁华，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。”

市场，也几乎门可罗雀。总的感觉还比不上从德阳到汉旺一路上那些小镇市面有生气。

“就我一个人守在这里，每天生意也不怎么好，主要是没有外来人口。”钟楼广场上开小商店的大姐说，只是临近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，来汉旺新城转的人才多了起来，而平时只有等汉旺小学放学之后，孩子们跑来买点零食，店面开支方能勉强维持。

央企东方汽轮机厂震后撤离，接近6万消费力强劲的工业人口一去而空，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业重镇，以及仍然留守的人们，注定要面对新的挑战。

破了，新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。“小镇上的人际关系需要重建，就像许多震后重建的家庭一样，得走出灾难带来的阴影。”

我未能查询到地震之后小镇居民的结婚和离婚统计情况，但在汉旺镇政府的家庭纠纷调解室里，堆积起来的卷宗多少透露着，震后十年小镇生活的喜怒哀乐与是是非非。

据杨先生透露，地震后镇上许多丧偶家庭短期内又重组了“新家”，但很快因为各种问题和矛盾，最后不得不分手。在我和当地居民的多方交流中，也证实了这一点。新建家庭有的是因为成年子女的干涉，有的则是因为匆忙再婚后发现两人性格不合。

“一开始基于互相的同情，或感情慰藉之需而结合在一起，但生活的锅碗瓢盆才是现实问题。”杨先生说。

我注意到，“5·12”之后，地震波冲击的不仅是汉旺这类重灾区人民的心理，甚至于波及整个四川大地。2010年前后，有统计数据显示，四川省的离婚个案及离婚率在全国居于首位。当然，这与四川人口本来基数大不无关系。但有社会学专家分析，四川前几年离婚人数增多，与汶川地震之间有一定相关性。大地震后，目睹乃至经历灾难与生死考验的四川人，更愿意反思生命的意义，更重视生活的幸福度，更关注个人的感受。一旦对婚姻产生怀疑时，更有决心果断选择离婚。

长指着仍然亮着灯的一间课堂说。

结束采访，我走出黄昏时分安静下来的校园，心想：这里才是震区社会重构的“内核”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，才是所有人的希望。

汉旺，因东汉光武帝刘秀曾流寓于此而名。相传也是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成语的发源地。这里也出过与朱熹、吕祖谦齐名的南宋大儒张轼。谁能想到，这样一个深处龙门山麓的历史悠长的美丽小镇，会在十年前生机勃勃之时，遭遇地动山摇的灭顶之灾？它，还有世代居住于此而难舍难离的百姓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明天呢？

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一首歌，歌中唱道：“受过的伤长成疤，开出无比美丽的花。”

本专题栏头图片，左为震后的东方汽轮机厂厂房，右为星空下的汉旺钟楼，分别由茅硕、陈达华摄影。